

追忆良师益友华良先生

惊闻蒋华良先生驾鹤西去，我等悲戚，念往昔相识、共事点滴，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愈发痛彻心扉。

认识先生是在 26 年前的 1996 年，博士毕业前忐忑地随导师钱旭红老师去拜访当时已经声名鹤起的华良先生，作为学生的我未能多言，只是静静地聆听两位学界大咖云里雾里地谈科研，至于谈什么已经记不大真切了，只是记得当时颇为惊讶其穿着长相和心目中的青年才俊相去甚远，在我看来至少极不出众，虽不至于蓬头垢面，应该算是衣衫不整的一类，办公室也不算整洁，被褥堆放在一旁，后来才知先生经常以实验室为家，故称拼命三郎。当年的印象让我至今我还在疑惑，这么一个人除了投身科研，难道会懂得生活，能那么细腻地去品味生活中的美？

以后和先生时常有一些交往，亦师亦友，有幸得到不少指点和帮助，助我在科研路上少走了很多弯路，但是生活中相互交往并不多，直到 2004 年，应钱旭红校长邀请，先生出任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第一任院长。我至今依然很疑惑，那么智慧的华良先生是怎么被忽悠或被感动出任一个当时只存在于蓝图中的学院院长？药学院成立伊始，没钱、没房、没人，先生应该算是史上最悲催的三无学院的院长。可怜的我和我们研究所就是这时候被直接成建制地划拨到一无所有的蒋院长麾下，成为他的第一批人马，然后就开始在暂借的“阁楼”中规划着药学院的未来。一些大刀阔斧的举措为药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比如力邀中科院药物所几位大咖来药学院兼职，从海外引进一批博士，取“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写下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院训，以学校给与的院长津贴建立了蒋华良奖学金，持续关心厚爱药学院人才建设有后续发展，成为我们上海市化学生物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今天，夜静思人，先生对于药学院以及我们实验室功绩已经铭然于心，他的科研论文、对学科发展及布局的思考应该会影响深远，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在这个夜晚，清晰出现的是一个常州人站在我们面前，一会唱着穿云裂石的秦腔《东方红》、一会唱婉转轻快的扬州小调《拔根芦柴花》，一如关西大汉的粗放，一如水乡美女的婉约，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就这么反复切换，恍惚了。

微信来了，“朵朵花开淡墨香”展示了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和细腻的情感，先生酷爱烧菜，烧红烧肉烧出了美拉德反应的科普，久违的年味展示大厨的风采，融合淮扬菜和溧阳烧法的红烧狮子头、上海本帮菜油爆青鱼等，依然让人垂涎欲滴。

他以极其睿智的视角凝练学科发展的科学问题，又以非常细腻的情怀关注、品味生活的细节与美好，侠骨柔情去描述他似乎不够，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竟然，他就这么走了？！当晚，悲戚，长夜难熬，和钱老师等一起云端寄托哀思，恩师喝酒一般很节制，但是那天喝多了，反复说：你答应我的，要来华师大，要我准备实验室给你，你答应的，怎么走了呢？然后抽噎，我等聊着、追忆着、对九天之上举杯，每件事和着一杯酒，每杯酒参入一副景，醉！

夜又深了，想着先生的音容笑貌，生活中点点滴滴，忽然我觉得我懂了，他是一个人，一个能热爱生活、品鉴人生的人，他也是一个神，一个精神层面俯视大千世界的的神，他知晓的、理解的已经超出了芸芸众生的范围，他的灵魂走的太快太远太高，肉体已经跟不上节奏，托体同山阿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我相信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先生已经魂聚莲花，俯视我等。

先生走好！

华东理工大学药物化工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化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忠